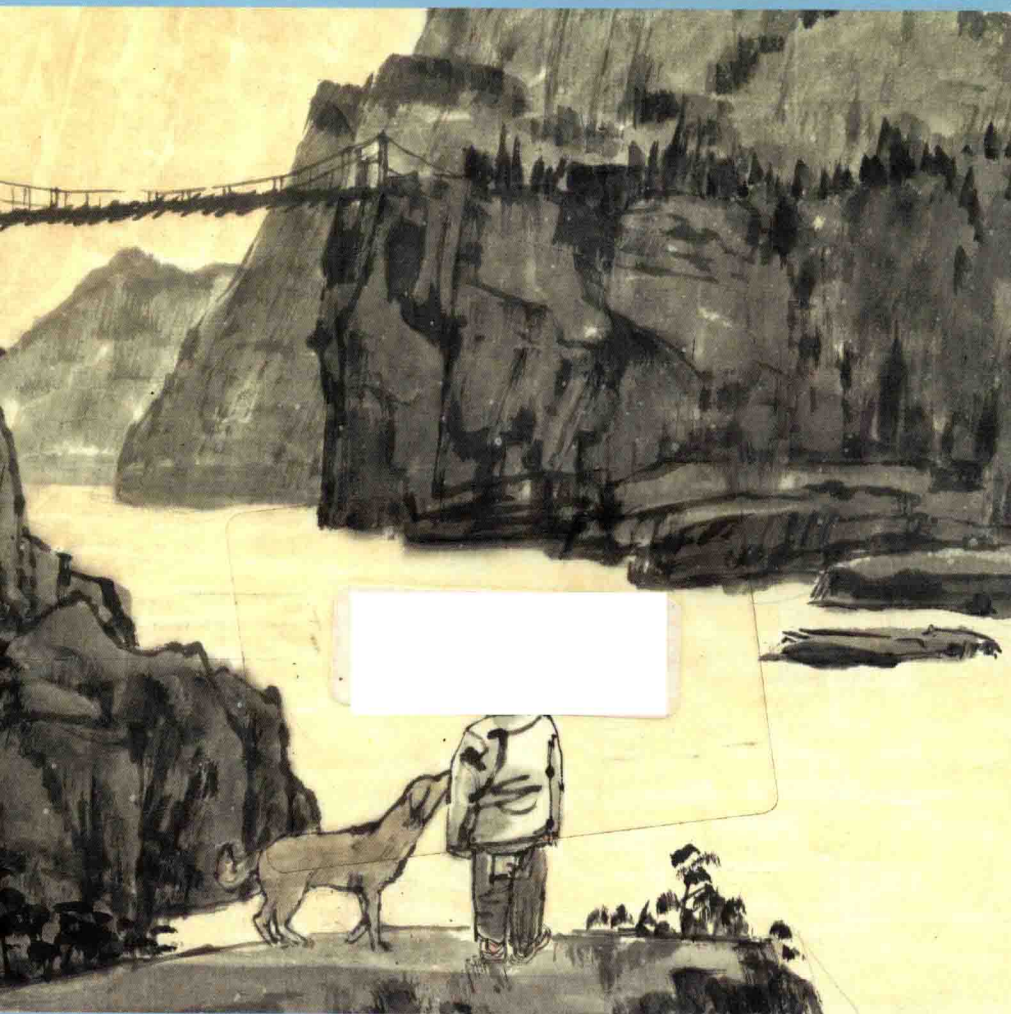




独角兽丛书

阿朗的桥

余雷 著





独角兽丛书

阿朗的桥

余雷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阿朗的桥 / 余雷著. — 济南: 明天出版社,
2012.5

(独角兽丛书)

ISBN 978-7-5332-6883-1

I. ①阿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79244号

责任编辑: 孟凡明
装帧设计: 陈 昊
封面绘画: 姜 超
内文插图: 周 申

独角兽丛书 阿朗的桥

著 者/余 雷

出版人/胡 鹏

出版发行/明天出版社 地址/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

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 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
经销/新华书店 印刷/山东新华印刷厂

版次/2012年5月第1版 印次/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规格/155×210毫米 32开 5.625印张 78千字

印数/1-10000

ISBN 978-7-5332-6883-1 定价/1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 电话: (0531) 82098710

目 录

第一章	鹰飞崖	/ 001
第二章	一声巨响	/ 018
第三章	碎裂的石头	/ 037
第四章	保山耍龙	/ 052
第五章	夺命水车	/ 070
第六章	打摆子	/ 083
第七章	三只蚊子一盘菜	/ 103
第八章	洪水猛兽	/ 120
第九章	护路队员	/ 133
第十章	阿朗的桥	/ 145
	后记	/ 172

第一章 鹰飞崖

怒江大峡谷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地方。它有一种可怕的魅力。来到这里的人竟会产生一种无法控制的冲动，想从悬崖上飞身跃入激流。这令人难以理解，因为它的实际高度并不足以让人恐惧。但是站在怒江边，你简直不能抵御那种将自己投身于毁灭的强烈欲望。

太阳呼啦一下从山顶跳出来的时候，金灿灿的光线就像雨水一般哗啦啦布满了怒江大峡谷。奔腾的怒江水在岸边岩石上溅起的无数水沫，顿时变得明亮又闪烁。

咣咣咣！马锅头彪叔手里的铜锣敲响了，休息了一



个晚上的马帮该启程了。

“阿朗，手脚快些，等下太阳大起来会把你晒脱皮！”老磨黑一边整理着头骡的辔头，一边大声招呼马帮里年纪最小的阿朗。

阿朗没动，指着对面的山崖喊：“老磨黑大叔，你看！”

老磨黑抬头看去，只见对面陡峭的鹰飞崖上，有几个亮晶晶的东西在晃动。仔细看，那竟然是几个用绳子从崖壁上悬空吊下来的人！他们只穿了一条短裤，裸露着的上半身在阳光下看起来很明亮。这些人先是猴子一样在山崖上爬来爬去，然后找个地方停下来，两个人一组，一个人挥舞大锤，朝着另一个人手里握着的一根棍子砸去。

“听说那是在修路。”老磨黑看了阿朗一眼。

“修路？在那么高的崖壁上修路？要修到天上吗？”阿朗疑惑地问。

马锅头彪叔走过来，轻轻踢了阿朗一脚：“又在嚼什么牙巴骨？还不快准备好东西出发！要是晚了，就只能在路上打野了。”

阿强一边收拾着手里的一个马鞍，一边笑阿朗：“你





独角兽丛书

陡峭的鹰飞崖上，有几个亮晶晶的东西在晃动。

仔细看，那竟然是几个用绳子从崖壁上悬空吊下来的人！

这个憨包，居然不知道这里在修路！”

阿朗委屈地小声说：“没有人告诉过我，我怎么知道！”

“我来告诉你吧。”比阿朗大几岁的永胜跑了过来，
“狗日的小日本已经在上海和我们开仗了。他们想要打进中国来，骑在中国人头上拉屎拉尿，让我们叫他爹。你说，我们能答应吗？”

“不能！”阿朗挺起了胸脯。

“所以，我们就要修条路给他们看看。我们不是好欺负的。等运完这批货，我也要去修几天路！”永胜豪迈地说。

阿朗忍不住问：“咦，永胜哥，打仗和修路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当然有关系。就是有关系。”永胜伸手在一个捆扎好的驮子上拍了拍，“快帮我把这个驮子放好，小心回头掉下来。”

“这个驮子已经放好了，还要怎么放？”阿朗追问着，
“永胜哥，打仗和修路到底有什么关系？”

永胜没有回答，提着罗锅走向江边：“我去打点水



给马喝。”

阿朗转身问老磨黑：“老磨黑大叔，修路和打仗有什么关系？”

老磨黑把手里的东西一甩：“别听永胜乱嚼牙巴骨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修条路就可以打小日本？做秋梦！我才不信呢。不过，小日本是真的打过来了，听说他们到处杀人放火。”

彪叔走了过来，手搭凉棚看了看远处：“上了鹰飞崖，伸手摸着天呀！鹰飞崖可是鹰才能飞过去的地方，这些修路的人一定是吃了豹子胆了。平时马帮宁可多绕二十里路，也不敢直接从山崖下过……”

“是不是有马帮想在上面修条路好赶马？”阿朗插嘴问道。

“胡说！哪个马帮有这个财力……”老磨黑说。

“啊！”崖壁那边突然传来一声惨叫。

只见刚才还在山崖上猴子一样爬来爬去的人，现在纷纷向上爬去。

有人在大喊：“有人摔下去了！”

“老磨黑，我们去看看，救人要紧！”彪叔说着，

向山崖下跑去，边跑边回头喊，“阿强，你们看好牲口！别出乱子！”

“我也去。”阿朗说着，跌跌撞撞地跟在彪叔和老磨黑身后就跑。

看起来距离并不远，但三个人跑了好半天，才来到鹰飞崖下。山崖下已经聚集了一些人。

老磨黑突然回头推了阿朗一把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别过去！死人了！”

阿朗跌坐在地上，只看到前面乱石中有一群人，有人在嘤嘤地哭，更多的人蹲在地上低着头叹气。透过众多穿着草鞋的脚，能隐约看到一双满是血迹的赤脚。

他紧紧地缩着身子，不敢吭声。

突然，有个人站起来大声说：“我就说不能在这里开山炸石头，会惊动山神的，你们都不听。现在好了，山神发怒了！怎么办？”

大家嘤嘤嗡嗡地议论起来。

“这里不光有山神，江里还有龙王。”

“现在已经惊动了山神，要是龙王再生气……”



有人跪了下去，一边对着鹰飞崖磕头一边说：“山神爷爷息怒，我们不是有意的。我们不敢了。”

更多的人跪了下去，一边磕头一边祈求：“山神爷爷，龙王爷爷，我们不敢了，保佑我们平安回家去吧！”

峡谷上方的天空本来就不宽，太阳稍稍有些偏西，山崖巨大的阴影就像一只巨鸟的翅膀牢牢罩住了江面。没有了阳光的照射，谷底的野草和乱石透出一股幽幽的冷气。

阿朗抱紧肩膀站起身，悄悄走到老磨黑身边，轻声说：“老磨黑大叔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“老磨黑？你是磨黑人？”一个穿蓝布衣服的人回头问。

老磨黑点点头：“我是磨黑人，所以他们都叫我老磨黑。”

“我也是磨黑人。你认识磨黑县城的李志洲吗？他家是做豆腐的。他家做的豆腐又嫩又滑，比别处的好吃。”

老磨黑打量着这个人：“李志洲是我的亲弟弟。我已经很久没回去了，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”

“啊呀！难怪我看你像他呢！想不到，在这里还能

遇到同乡。”穿蓝布衣服的人热情地抓住老磨黑的双手，“我是李志洲的好朋友宗涛。他磨豆腐的石磨都是我打的。我收他的钱只收别人的一半。”

“哦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”老磨黑掏出自己的烟锅，塞满烟丝递过去。

宗涛接过烟锅吸了一口：“我们做石匠的，哪里有活计就去哪里。我跟的那个工头接了这边公路上的活，所以我就到这里来了。谁知道这里的活根本不是给石匠做的，爬到这么高的悬崖上打炮洞，用不着什么手艺，只要胆子大，有力气，就可以干。”

一个穿白衬衫的人走了过来：“宗涛，你哪来的那么多废话？快想办法先把这位兄弟送回去，不能让他留在这乱石滩上。”

“刘技术员，你也看到了，这荒山野岭的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”宗涛愁眉苦脸地说。

“我的马帮刚好经过这里，我可以帮你们把他送回去。”彪叔站了出来，“你们先找件蓑衣或是油布，把尸体包起来。我去牵马。”

彪叔刚要走，一个衣服上打满补丁的男人突然大喊



起来：“我不想干了！我要回家！在这里干活吃不饱，睡不好，还要担惊受怕。”

他一边喊，一边在乱石滩上跑了起来。

有几个人也跟在他后面跑，嘴里还嚷嚷着：“干了这么久，一分钱工钱都没领到，我们也不干了！”

“快抓住他！他发疯了！”刘技术员连忙招呼大家，“工钱的事好商量。我已经报告给上面了，马上就会解决的。请大家相信我！”

宗涛和许多人一起抱着胳膊站在一旁，并不去抓人。

阿朗疑惑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问宗涛：“你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修路？”

“干活挣钱，凭手艺吃饭。”宗涛淡淡地说。

“不是说修路是为了打小日本吗？”阿朗问。

宗涛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哼，天天有人来讲这些大道理，说是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匹夫也要吃饭吧？从来到这里，就没有发过工钱。我们吃的米都是自己从家里背来的。等我的米吃完了，我也不干了。”

“闭嘴！”刘技术员满脸严肃地指着宗涛，“告诉过你们多少次了，日本飞机飞来我们国家丢炸弹，炸死

了好多人。日本兵已经打进上海了。他们像疯狗一样，见人就杀，连小娃娃都杀。他们用刺刀挑破中国人的肚子，砍中国人的头。如果我们打不跑他们，我们就是亡国奴！”

乱石滩上安静下来，没有人说话，奔跑的那几个人也停了下来。江水咆哮的声音一下一下顽强地冲击着人的耳膜。

阿朗惊讶地问：“就没有人管这些日本人吗？”

“当然有。我们的军队在打。云南的六十军也在前线打。我们这些修路的人，也是管小日本的人。我们修好路，把军火从缅甸运过来，就可以打败小日本！”

“哦，修路原来真的可以打小日本啊！”阿朗恍然大悟。

彪叔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老磨黑看着远处的云雾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刘技术员继续慷慨激昂地说：“修这条路是为了救国，是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！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大事，滇西人的大事，家家户户的大事。修好这条路，我们就不会做亡国奴。修不好，日本人就要用刺刀来挑我们的肚子。你们愿意吗？”



“问得好！”河滩上走来了一群人，说话的是为首的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，他的一只眼睛红肿着。

“王县长，您怎么来了？”几个认出县长的人连忙跑了过去。

王县长走到摔死的那个人身边看了看，转身对大家说：“鹰飞崖是滇缅公路上的重要关卡，这里不打通的话，整条公路就无法打通。乡亲们，你们啃的是这条公路上最硬的一块骨头。作为一县之长，我代表全县父老乡亲在这里谢谢大家了！我知道大家现在的难处。你们的工钱我会从县上得到的捐款里先拨出一部分来给你们，至少要让大家先拿到饭钱。但这笔捐款有限，你们不能告诉其他路段的人。就在前几天，对面的大垭口工地上也有一个人因为打炮眼坠崖身亡了。其他路段还有人因为路基塌方被压死，被炸飞的石头砸死。这条路刚修不久，我们龙陵县已经死了十几个人。乡亲们是在用血肉铺路啊！我王瞎子对不起那些死去的人……”

王县长说不下去了。他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手帕，擦了擦从那只红肿的眼睛里流出的泪水。

刘技术员对一个陪王县长一同来的人悄悄说了几句

话。

那个人大声对大家说：“王县长刚听说这里出事就赶来了。我们会尽量解决你们的问题。至于大家说到冲撞了山神，如果有人害怕的话……”

他的话没说完就被人打断了：“我不怕！怒江的山神，是我们中国的山神。怒江的龙王，是我们中国的龙王。他们不会不帮我们去帮日本人吧？明天我就上去打炮眼！”

“永胜哥！你什么时候跑到这里来的？”阿朗惊讶地问说话的人。

永胜没有理会阿朗，跑到彪叔面前说：“彪叔，这一趟我不跟你走了。我在家经常爬到岩洞顶上去掏燕窝，上鹰飞崖打炮眼没问题。”

彪叔还没说话，王县长走过来拍拍永胜的肩膀：“好，我就知道我们滇西的男人有种。欢迎你加入我们！”

永胜跳起来喊道：“我们为国家修路，山神会保佑我们的。大家说，对不对？”

人们激动起来。

“对！”